

尚

書

箋

顧命弟廿四

周書十五

尙書卷廿四

王氏集注并箋

顧命

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

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箋曰不見其人則顧成王將崩太子出使在齊故飭三公六卿以傳重之言待其還而告之若太子在當同受命不必諸臣代告也太子十人迎侯宜有聘問出使之事春秋書會首

戴亦其類也

惟四月哉生霸

霸从說文引漢書同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

爲年端至

王不釋

釋从馬本漢書作豫東晉此三十年

解甲子王乃洮頰

頰一作洮漢書引作洮沫東晉本作洮頰水馬曰

洮洮髮頰頰面也鄭曰相被冕服凭玉几鄭

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冕元冕箋曰凭依几

也鄭眾周官注云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

服元冕以朝日於東門天子聽朔之服左右

玉几黼依南向之位用覲禮也覲禮天子衮

冕負黼衣然則冕衮冕也元冕聽朔或用酢

席彤玉几唯有右几則周禮謂之彤几不得

專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之名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故大保居

毛公首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箋

曰老臣不名名奭者蓋大保非常官名以別

之下云大保帥西畢公帥東則召畢二伯也

毛稱公是一相衛侯何以入朝也唐韻以彤伯

衛侯此未知何侯何以入朝也唐韻以彤伯

爲成王支庶師氏虎臣箋曰師氏中大夫司

其庶兄弟與師氏虎臣箋曰師氏中大夫司

臣虎賁下大夫百尹御事箋曰百尹御事王

在路門之右百尹御事朝官當直者王

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箋曰漸沈幾汜病日臻

既彌畱恐不獲誓言嗣也箋曰易曰水臻至彌終

也終畱不去也言我也誓立嫡之名禮曰諸
侯之子未誓謂元子釗猶未立也恐不得待
其還故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
作顧命
光馬旦冬至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
光奠麗陳教則箋曰奠定也麗離也憂也定
陳教法以文治也言文武開國文治武功如
日月重明也桓譚說武王至牧野甲子旦有
日月合璧五緯
星連珠之瑞肆肆不違肆又通遂此肆肆爾
雅作遂遂作也陶陶遂遂敏慎之兒不違用克
違天人之心也俗讀云教則肆肆不違用克
通殷就大命通就從漢石經東晉本作達集
箋曰通殷者所謂通三統言

相推代

為天子在后之詞敬返天威

同馬本說文

也

箋曰后繼體君也

訓讀若侗而不愿孔

安國

說以為未成器之人與童通用返當為

御威命也御天命為天子

也成王自言幼小即位也

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今天降疾殆

箋曰逾讀為嬀孫

弗興

弗悟

箋曰悟

爾尙明時朕言

箋曰時

用敬保

元子釗弼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

邦

箋曰此命太子之詞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爾無以釗勸釗于非幾

勸釗從馬鄭東晉本作昌貢馬曰釗昭

也

箋曰

此兼命諸臣也亂治也以與也非

違也

幾謂疾革大漸惟幾也言人之所以自

治者威儀也我疾雖困當自力以正終不卒

于婦人之手爾諸臣無與剗勉陷我以違禮

而終蓋成王疾篤勉遷正寢恐諸臣及太子

歸時或奉還內已不及知因豫命焉故羣臣

受命遂綴衣也徐幹說願茲既受命還出綴

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

衣于庭

既一作卽

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

也王在路寢諸臣或侍疾或聽政公卿羣吏

皆旦一夕在朝設斧衣南向之位諸臣次屬焉

謂之綴衣因以爲掌王服位之官名也王未

崩無容陳衣且小斂陳衣常事不足記也

越翼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引翼作翌東晉本

無成从馬本白虎通鄭

歌引同馬曰安民立政曰成箋曰生稱

成王因以爲謚美之也翼日言其得正終白

虎論書曰成王崩天子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稱別尊卑異生死也

俾爰齊侯呂伋命二臣重慎之也世家齊太

公使丁公呂伋許慎書伋諡玆公左傳作綴

俾使爰引也伋送太子二臣引之蓋太子先

齊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箋曰二執戈者蓋虎賁氏下大夫二人王儀

衛也百人扈蹕在國之常儀南門鎬京南門

所謂長安洛門也自臨淄還京道延入翼室

由雒邑於門外迎候具威儀乃入

恤宅宗室始不梁閭也班固典引正位度宗

天子爲宗主雖丁卯命作冊度箋曰子釗不
在恤其居宜嚴大斂久矣此丁卯承上乙丑
門其奔喪還時太保命也顧命之冊當親
自記國中事命者太保命也顧命之冊當親
書之但命史作粵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其長短之度耳
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箋曰伯相二
伯一相三公也不言公者欲明三公皆主之
不言三公者著內外之職重其事也士司士
掌王朝者材材武勇士備侍衛者須待也選
以待用下執狄設黼衣綴衣黼衣東晉本作
兵大夫士是狄設黼衣綴衣黼衣東晉本作
經箋曰狄樂吏龠師之屬禮君喪復時狄
人設階常時几筵有專官大喪改命狄也前
已綴衣此加設黼衣故兩言之立政以綴衣
爲官名此以綴衣爲屏蓋門屏也王位黼間

黼依遂兼設羣臣朝位焉綴衣衣亦展也設
二依者一爲先王位一爲新王位前綴衣在
路殿此在禰廟二綴皆當爲贅贅
猶繁也綴赤色下云綴純是也
牖間南鄉

敷重蔑席黼純

說文引敷作布蔑作莫
日蔑纖第鄭曰不用生時席

新鬼神之事也蔑析竹之次青者箋曰緣
謂之純司几筵斧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
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有三重此不加纁席
者喪事簡唯加一重席而已蔑席黼純即彼
次席黼純也郭嵩燾說此周公制禮以
來初行王喪及新卽位之禮故詳記焉
華玉
仍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西序
東鄉敷重底席綴純
馬曰底青蒲也鄭曰此
旦夕聽事之坐底致也

茂織致席也

箋曰底席莞席也司几筵諸

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異其純

亦變也綴純卽績純綴績皆赤色也用其席

在西序則非旦夕常坐也蓋王受顧命冊之

坐人子升降不由阼階故於西序用賓字冠

者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

王退坐之席皆爲新王文貝仍几箋曰莞席

設之非神事故減加席文貝仍几右彫几彫

卽文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鄭

貝與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曰

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箋

曰豐席藻席五采蒲蒨編之司几筵酢席加

藻席畫純西夾南鄉箋曰西夾堂下之夾或

右彫几西夾南鄉謂之夾室新王自西階

升降爲設席以顯之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

亦以優之使得退息

凡馬曰筍笠箬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
筍如竹箭之有筠玄紛純以玄組爲之緣
以王在喪故特制之席几越王五重越地所
王之故加于五重五等也五王諸侯之摯白入
王命之升乃升堂陳寶鄭曰陳寶者方有大
此先設蓋在階間陳寶事以華國也箋曰
冠西沽房中陳服赤刀大訓引璧琬琰在西
此無服故陳寶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
序鄭曰赤刀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
是也弘大也琬琰皆度尺二寸者箋曰大
訓洪範琬圭以象德琰圭以除慝皆九寸弘
璧玉人所謂璧羨度尺好三寸則亦九寸而
羨一寸爲一尺耳云皆尺二寸未聞此皆出

命諸侯
大玉夷玉
地球河圖在東序
蔡邕引

圖序洛書緯皆作杼馬曰夷玉東夷之美

玉球玉磬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

之珣珣琪也地球雍州所貢之玉色若天者

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

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箋曰大玉大圭不

執故曰玉以對五玉也夷玉天府所出玉寶

凡喪陳皆曰夷墨子書天命文王河圖

出錄圖符瑞志周公寫青龍玄甲圖

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鄭曰脗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

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鼗鼓

大鼓箋曰鼗文王辟雍鼓舞衣八國之戒

非爲寀也大貝散宜生所獻紂亦以爲戒耳
此西房皆周之受命之寶兌蓋殷相傳說也
記引說命作兌命和堯時官名弓蓋并用
以射日者垂舜共工此東房皆先代法物大
路在實階面贅路在阼階面贅東晉本作綴鄭曰大路玉
路贅次也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箋
日贅讀爲綴赤色象路也象路朱建大赤以
朝故在阼階面玉路以祀嗣位傳重故先路
與冊命同在西階皆以非常法記之
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馬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
常故不陳之鄭曰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
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
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
不陳金路革路木路主於朝祀而已箋曰

禮器次路緜纓七就郊特牲先路三就次路
五就巾車云象路七就然則先路非象路之
名先路蓋天子前車次路天子後車也不陳
金革木路者金路三公之車天子禮賓始乘
焉革木主于戎田皆
非天子廟中之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

門之內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雀弁

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

宜芟刈

箋曰

司右上士二人上士爵

四人

弁服太右在路門之左路門一曰畢門

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

馬曰騏東晉本作綦

綦

日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戈即今之鉤戈
戟 箋曰落時謂之扈落時戶限也戶外階
爲扈故字从戶已此四人即司右下士四人
也騏弁艾色周尙赤故次于雀弁殷之上士

則綦弁與詩曰縞衣綦巾謂宋人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

人冕執戍立于西堂

鄭曰劉蓋今鐃斧戍大斧序內以前曰堂

曰執劉執戍皆戎右也戎右中大夫二人鐃斧以推鐃之斧無刃若今金瓜戎右掌革路革路不陳右仍倍位所以示嚴備東堂序外堂也南向正堂旁東西序外亦爲堂以陳禮器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

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許慎說爲兵蓋戈柄施刀

瞿文从佳蓋

漢金吾刀龍雀爲飾之類與執戣瞿齊右也齊右下大夫二人掌金路金路不陳而陪位也立垂者東西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

階至東西堂之廉

文引作銳篇韻無銳字

鄭曰銳矛屬凡此

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

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箋曰一人執

銳虎賁氏也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一蓋在

門外側階北堂之階也襍王麻冕黼裳由賓

記曰入自闔門升自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

階躋鄭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

文者鄭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

也士冠初加之服其衣十五升布同冠色禮

始加緇布冠服元端有三等裳嗣王將代故

依冠禮用士冠服凡朝祭君臣同服示有壹

尊也故卿士皆麻冕惟以裳爲異冠有三等

裳襍裳爲上謂王世子諸侯世子有二種裳

也王世子黼裳諸侯世子蛾裳黑與白謂之

黼繡斧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鄭曰蟻

文也

斧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謂色元

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
箋曰蛾裳蓋繡蛾結以別黼文

大保大史大

宗皆麻冕彤裳

箋曰太宗太宗伯芮伯也彤

冠之服避黃正名故曰彤裳易曰黃裳
元吉嗣君初立之裳接神者以宜服焉

大保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

馬曰同者大

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
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

奉同一人奉冒同酒杯

箋曰由阼階者承

顧命爲主人也上宗宗人長王諸父諸兄之
有爵位未出五服者方廷瑚說漢書郊祀志
六同作六鍾同鍾通用字許慎說鍾酒器也
依冠禮當以解異之故用同虞翻言玉人職
天子執瑁以朝諸侯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

訓言天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鄭曰

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御猶

就王曰皇后馮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箋曰

父曰皇考故君曰皇后以康王未親遺命言

其馮王几爲末命以鄭重告之嗣訓者訓嗣

冊故不述焉臨君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箋曰弁樂也成王致太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

箋曰能讀如柔遠能邇之能而亦能也旁注字誤入

其以云者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託上宗

曰饗

託一作咤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

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筭曰此兼用冠喪

獻酢儀也

託非古字當作宅奠也宿進也三

進受爵冠儀也

一進就筵再進筵西坐三進

筵末坐以柶祭醴

三故三宿三祭也建柶坐

奠解一託賓荅拜冠者奠

解于薦東二託此

三者已喪不啐醴遂奠之

上宗曰饗以神依

王如依尸故勸強之王乃舉祭之而仍不啐

故多一奠爲三託也又饗乃卒爵卒爵乃有

酹大保受同降盟

筭曰不受瑁瑁以以異同

秉璋以酢

筭曰秉璋者秉璋瓚也記曰王執

圭瓚

大宗執璋瓚瓚以挹鬯上

不

執

周書十五

願命

上

不

言圭瓚及鬯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箋曰同尊
皆以此見之地然則爵名同者君臣同無
異飾也宗人掌祿事小宗伯**大保受同祭**
宅箋曰嘏酒至口也宅卽託字正文上改作
者卒爵此正酢反嘏之而遂奠爵者初喪主
于哀也王卒爵示受命大保嘏示在喪一進
一退禮之曲而致者記自諸侯以下小祥之
祭主人之酢也賓兄弟皆飲之不言王禮蓋王
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不言王禮蓋王
有損益也大保不飲而必自酢者自比于冠
賓示已受命於成王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非敢於廟冊立新王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宗人以同降**大保降**箋曰降就其位收諸侯
不言者可知

出廟門俟

箋曰收諸侯者揖諸侯使退也蓋進曰揖退曰收

王出在

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箋曰正門謂之應門畢公爲東伯則呂伋

不爲伯

皆布乘黃朱

白虎通引作黼黻衣黃朱紼箋曰布者庭實十馬

其一朱尾鬣今四黃者公侯多唯二

賓稱奉

圭兼幣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箋

曰賓讀爲擯奉圭者二王後宋魯禮也兼幣者諸侯禮束帛加璧也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鄭曰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

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箋曰日擯者詞也王義嗣箋曰亦

也義讀若儀毋佚日不義爲王王擬嗣者謙

不敢言嗣王擬嗣而已諸侯初朝將荅其拜

故言王義嗣也俗儒以德荅拜箋曰德讀若

嗣位云嗣德則不詞德荅拜箋曰德讀若

延之日升故此云登也升成拜王登觀禮擯者

荅拜下云皆再拜是成拜之事太保暨芮

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箋曰不云太保暨

蓋同在應門左畢公衛侯同在右故專以左

明右言非相向揖進乃前者揖後人耳論語

日揖所與立左日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

右手傳擯之禮

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馬曰

羨道

也箋曰大受道順言受命順惟新陟王箋曰

陟假也記曰告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箋曰畢協賞罰大誓文彼協又作力

功致太平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箋曰六師六卿

爲立三卿張施也皇美也王卽位施美政於

六卿言異于百官聽于冢宰之禮俗儒以下

言熊羆之士謂六師爲六軍云文王受命則

有六師之制天下大卞而欲張皇其兵威非

也無壞我高祖寡命箋曰壞敗也高祖蓋太

王天下之命也周以文王爲明堂

之祖又謂之爲祧不爲高祖也

顧命弟廿四

尚書廿四

康王之誥弟廿五 周書十六尙書卷廿五

王氏集注并箋

康王之誥

本紀云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

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

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惟予一人釗報告

箋曰天子未除喪稱予小

子今在正朝不可用喪稱又非純吉故稱名也喪禮受弔稱名

昔君文武不

平

箋曰言太平之業由文武也

富不務咎

司馬說務在節儉無多欲

箋

曰富謂天下殷富也務讀爲王之不極厥咎

底至齊

馬讀齊絕句箋曰底致

也齊齋也富而不務咎者由王致其至齋之心所謂節儉毋多欲也

信用昭明

于天下

箋曰信用猶允惟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

之臣保乂王家

箋曰專言熊羆士者周封諸侯多以伐紂之功恐太平輕

武故言此以起內外如一之義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

箋曰端直也上帝古受命之帝也直命上帝猶言告敕于帝謂

敕正帝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箋曰在存也立

侯伯以顧在天子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箋曰伯父

三公大國之稱不曰伯舅者主荅太保芮伯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相及顧安謂相顧念受顧命立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王輔相之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箋曰此勞勉庶邦各使歸國也爾先公久有國

亦爲宗臣今爾在外當有以輔導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羞箋曰恤慎也鞠殛也

言奉慎文武之美若羣公既皆聽命相揖

趨出

鄭曰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引無反鄭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

皆斬衰 箋曰汪中說在喪釋服而朝祀周公所制天子國君之通禮也殷則冢宰代禮故伊訓伊尹祀先王方明而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孔子以爲古之人皆然明周不然也蓋周公以已輔成王致流言因而改之於是朝委裘擁孺子焉春秋傳在喪聘會七十八事禮記君薨世子生祝宰宗人皆裨冕又曰執玉不麻士喪禮筮宅朝服凡喪卜皆皮弁朝服含瑁亦朝服皆既事而反之

康王之誥弟廿五

書廿五

柴誓弟廿六

周書十七

尙書卷廿六

王氏集注并箋

柴誓

柴从鄭引說文同司馬作肸又作彌大傳作鮮東晉本作費箋曰世家

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段玉裁說柴卽砮字从米比聲作米北聲者非玉篇又作棐王鳳喈說柴爲魯東郊在今曲阜地費邑在汶陽去曲阜三百里非此柴也今謂柴卽費也此周公旣葬奄蒲姑淮夷徐戎興兵而魯公禦之於柴

公曰

大傳曰周初淮浦徐州竝起爲寇伯禽

命不得動眾起兵般不義者所以強韓弱枝

尊天子卑諸侯也箋曰禮記曰三年之喪

金革無避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伯禽之封

在周公七年還政之後周公薨淮夷徐戎蓋

謀復奄土故序曰伯禽宅曲阜又曰葬周公

作亳姑亳姑奄君名知淮徐叛爲奄也是時

已封魯爲二王後備九賜得專興師成王在

周二國起兵乘喪伐魯不及請命故伯禽有

爲爲之而起師焉司馬以爲在管蔡反時則

魯未封曲阜毛奇齡等以爲奄再叛則周公

致太平不及二年嗟人無譁聽命徂茲鄭曰

而有兵尤非也人無譁聽命徂茲人謂

軍之士及柴地之民箋曰譁謹也徂往也

茲猶哉也徂哉往柴地哉魯方七百里柴則

魯東鄙矣爲今究沂交淮夷徐戎並興箋曰

淮浦近海之夷昔鯀所變之地徐戎徐州之

戎以州舉者說文邠邠下邑也魯東有邠城

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善敕乃甲

州郡國志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善敕乃甲

胄司馬敕作陳鄭曰敕謂穿徹之箋曰

善敕云云所謂治兵也兵每歲二月治之

將用又敕焉善繕敕理也此方敕則在國也

甲戌乃至柴耳胄兜鍪也世本云杼作甲

敵乃干無敢不弔說文引敵鄭曰敵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無敢不善箋曰鍛

厲旱石也鋒兵今惟淫舍牯牛馬說文引今

耑也刃刀堅也

周書十七 棗舊

二

周書十七 棗舊

周書十七 棗舊

鄭曰牯讀爲桎牯之牯施牯于牛馬之腳

使不得走失箋曰淫舍大屋也牯牛馬牛

也爲大牢郊外總牯諸牛馬然後以杜乃獲

賦諸軍言事急先須總集牛馬也鄭曰山林

斂乃弇杜又作斂說文引獲斂鄭曰山林

遮獸獲柞鄂也箋曰雍氏春令爲阱無敢

獲秋令塞之此時秋也民方塞阱獲無敢

傷牯牯之傷女則有常刑箋曰牛馬大牯亦

傷之常刑者比觸君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

命及傷人當剗也風走逸也臣妾廝役之屬

十給事者逋亡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

謂之風有臣妾者東郊不開國都震動人民

避兵兵士乘眾強而隱誘奴僕故有逋逃

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

則有常刑

司馬祇作振也警動之使不得過其部伍商度

箋曰祇當爲振動

賚之者度其多少輕重而賚賜之常刑者盜攘亦剽刑也無敢寇攘踰垣

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

曰攘

箋曰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

乃司馬作爾說文引糗作餼

馬曰大刑死刑積之粟謂之時詩曰以時其糗

箋曰峙具也委

魯人三郊

三遂

司馬遂作隧三十里之遂

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

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箋曰百里之國二十里分三郊每郊地七里不足環城四面四七二十八里而爲一郊故或曰郊三十里或曰郊七里也其外三十里之地分三遂則十里一遂環郊四面四十里爲第一遂郊之內無采邑天子五倍其遠爲六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馬鄉六遂其制同也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箋曰無敢郊遂皆築者爲重阻複壘以限戎馬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眾隸春梟不殺之箋曰無餘刑非殺此不詞方懼以刑而先告以非殺既不足威眾且何魯人三須自釋乎此蓋經師訓詁誤入正文

郊三遂時乃芻焚無敢不及

及从司馬東晉本作多非鄭

日芟乾芻也

箋曰芻刈艸也

女則有大刑

柴誓第廿六

尚書廿六

甫刑弟廿七 周書十八 尙書卷廿七

王氏集注并箋

甫刑

鄭曰周穆王以甫侯爲相

惟呂命王

呂鄭作甫作修刑辟命

司馬說甫侯言於王曰甫刑鄭曰甫侯受

王命入爲三公

箋曰許慎說昔大嶽爲禹

心膂之臣故封呂侯徐廣曰呂在南陽宛西

受王命誥諸侯下當有王若曰今日命王與

祖己訓王同序曰訓夏贖刑呂本夏三公以

夏典告王因以享國百箋曰享國百圻內九

訓夏故稱引之

行於圻內乃

年旄旄班固引作旄東晉本作

頒之天下

司馬讀享國百年云

穆王卽位春秋五十立五十五年崩箋曰
年旄者在位久卽事見多知重刑無益故改
制也壽百年不必記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
不加刑非稱天子之詞
方詳刑從鄭引東晉本無詳馬曰度法度
也鄭曰詳審察之也詰謹也箋曰荒治
也詳善也詰吉也亦善也大宰掌刑典以詰
邦國司寇詰四方皆欲民之善也肉刑所以
威有苗今大平旣久宜去此慘酷
更爲善法使四方咸得自寬服王曰若古
有訓箋曰若古者曰若稽古之書聖人順天
古不蚩尤惟始作亂馬曰蚩尤少昊之末九
可除蚩尤惟始作亂黎君名鄭曰蚩尤霸天
下黃帝所伐者也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
在少昊之代也箋曰蚩尤始作五兵乃有

割割之慘故曰始亂史記云神農氏世衰諸
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大戴記孔子曰蚩尤
庶人之貪者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
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
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逸周書蚩尤
宇于少昊以臨四方乃逐赤帝爭于涿鹿之
野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箋曰延施也寇暴也既造五兵則平
民挾利器可**鴟**王符引作消馬曰鴟輕也
獨身爲寇**鴟**鄭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
善劫奪人**箋**曰鴟鈔宜贖者大**義**箋曰義
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贖**義**古儀字
匹也陳壽祺說以大戴記誘居室家有君子
曰義誘居室家謂男誘女者有君子謂女以
財產招夫者其刑宜宮大傳**姦軌**軌從鄭引
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宮也

充

箋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

敎攘擣虔

奸充

盜攘人者劓也姦軌其重者

敎攘擣虔

敎從

大傳說文引同擣從鄭引東晉本作奪

矯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擣虔擣擾左傳虔

劉我

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箋曰

攘亦強敎也謂攘臂解衣以力脅人大傳曰

降畔寇賊劫畧敎攘擣虔者其刑死此上

言民有此罪後因而制刑墨輕刑故不及

苗

民弗用靈

禮記引作匪用命墨子作否用練

之君子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

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

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

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人

道

箋曰苗民據後黜絕而稱之九黎之君

在少昊之世蓋爲司寇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主治寇賊而不用善治

刑曰法箋曰曰于也制五等用刀刃之刑于法謂著爲刑書也平民以刀兵害人

亦以刀兵纖刺

殺戮無辜

箋曰其先以禁有辜其後以戮無辜

是爲不爰

始淫爲劓刵斲黥

鄭曰劓斷耳劓截鼻斲謂脛破

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

特深刻異于皋陶之爲箋曰劓當爲刑下

所云劓辟也上言殺則大辟劓刵斲黥宮辟

黥墨辟五刑備矣夏侯等以劓刵斲黥爲臙宮割頭庶宮割當爲宮割或宮閉或割勢也頭庶煮藥涅其頭面也斲去陰之刑也越

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鄭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

制其無罪者箋曰越茲猶從此也并相從

也差貳也有辭有訟者既定刑書則不原其

情同罪者民與胥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

無差等民與胥漸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

與犯漸箋曰胥漸相漸于刑也漸漬也酒酒勞勞罔中于信

王充引班固以覆詛盟雖詛盟猶反覆不信

虐威庶戮箋曰民不信則諸侯相欺陵虐方

告無辜于上王充引方作旁上作上帝箋

顓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箋曰刑法也無

項發聞惟腥箋曰聞謂政令也腥犬

民發聞惟腥豕獾人神不歆之氣

皇帝哀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鄭曰皇帝顓頊曰皇帝君天下

之帝謂堯也上戮民則或殺

遏絕苗民

堯曰

危以遏

無世在下

箋曰竝其民而分

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箋曰重黎義利也堯時分方典諸侯絕地

阻絕王命之地天通者通于天子也降下也

格枝拒也無有降命而見阻格者言政刑皆

統於帝諸侯莫敢淫刑也楚語說天地不通

爲民神襍糅家爲巫史顓頊命南正重司天

火正黎司地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事神

既非遙天又非苗民之罪與制刑無涉鄭據

爲典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匪常矜寡無蓋子墨

諤矣

周書十八甫刑

引此在有辭有苗下匪常作不尙無蓋作不
蓋箋曰墨子說謂不畏高明不侮矜寡也
羣后諸侯常謂常在皇帝清問下民矜寡
勢位蓋謂爲所覆壓皇帝清問下民矜寡
清問情訊也鄭曰皇帝堯也箋曰清察也
羣后無蓋故天子能察問矜寡趙岐以帝爲
天非也正義引鄭注以上皇帝至降格皆說
顯預此皇帝以下乃說堯則羣后十四字宜
著此與墨子本同有辭有苗箋曰有苗已無
疑東晉本移之同有辭有苗世矣下民猶訴
有苗甚言肉刑之毒害也肉刑本有苗所制
蓋自少昊時懲蚩尤之暴而欲以威民興自
王朝未爲巨害也諸侯各子其民行之境內
有恣爲殘酷者至堯時光被四表德教廣遠
乃以象刑代之德威惟威德明惟明禮記引
猶不能遽去也

墨子同鄭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乃命

三后恤功于民墨子引命作名伯夷降典

哲民以刑哲從馬大傳作哲陶潛引作制

之刑者繇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繇

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繇

也書曰伯夷降典哲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

刑也馬曰哲智也箋曰降下謂頒之于邦

國刑法也明智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箋曰爾

之民以禮為法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凡名山大澤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箋曰降播者行邦國教種藝也

嘉穀代肉食則人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箋曰

性中

性和亦以惜物命也制禮分土教稼裔欲使彊弱眾寡皆得其

中殷墨子引作假說云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

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破其利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爰衷從梁統引東晉本

作士中箋曰百姓百

官也官府各有條律于是制其衷以教祇德

箋曰祇敬也刑所以警人修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箋曰穆穆賓

于四門之美

也上謂帝廷也明明臣之輔常者下謂庶罔

邦也灼灼明也天子制刑之意明于四方

不惟德之勤故箋曰勤讀爲瘡病也念乃明

也惟以德勤念民之故

于刑之中

箋曰明布刑律之中乃所以勸民德

率乂于民

箋曰率循

帝之刑典以治于民

棐彝典獄

箋曰獄亦訟也下曰訟聽訟曰獄言諸侯之法

臣輔常道以主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箋曰訖止也富厚也非止

于威民當至于厚民

敬忌罔有擇言在躬

箋曰忌畏也禮記注云忌

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孫星衍讀擇爲擇敗也言民敬

畏法而無怨謫之言在刑官之身至公故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鄭曰天命謂延期長久也

箋曰克

配享在

肩也天德生民之德元命善命也

下箋曰天以生人爲德刑官用善

方司政

箋曰司政諸執政之臣不戒其君者君罔兼于庶獄也

典獄非

爾

箋曰言不

惟作天牧

箋曰牧養也惟受民于天而代養也

今

爾何監非時伯夷

箋曰監視也所當視者豈非是伯夷乎言當先禮也

播刑之不迪其今爾何懲

箋曰記曰爵祿不足勸也

使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迪進也言施刑不能迪民則爾又將何以懲惡明重刑之無益也舊以伯夷播刑連文夷未典刑禮記注以不爲衍字言施刑之道皆

非經意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箋曰刑不

虐威如苗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民所爲矣

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箋曰庶威眾典

財也民求免刑則必驚獄故威又失于貨上

帝不獨降咎于苗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

上帝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箋曰辭罪也苗民妄罰無

罪乃自絕其世

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

箋曰伯父

二伯之稱頒法改制故飭二伯此

伯兄仲叔

季弟

箋曰兄弟小大諸侯

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

箋曰子孫嗣君也言此法可傳子孫也孫

子與臣

庶有格命

鄭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

今爾罔不

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日又作曰箋曰爾斥諸侯子也由

用慰安勤瘞也無不用安民之道以日勤念民爾無有徒以刑戒民而不勤念之天

齊于民矜我一日

日矜从馬東晉本作俾箋曰馬

矜哀其一日之過失楊賜引作假說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思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

之推移陰陽非終惟終在人

箋曰言人之典獄能制人生死

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箋曰言侯國輕刑亦所以迎天

奉王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箋曰畏當爲威休欣也雖有威勿用

威雖刑措勿以爲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箋曰三德三后之德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

箋曰禮記注云萬億曰兆

其寧惟永王

曰于來有邦有土

于東晉本也

箋曰于來者以此

馬曰于

命往告敕之也有土王

告爾詳刑在今

司馬云女

子弟卿大夫都邑君

詳爾安百姓

箋曰爾以此

何擇非人

其人墨子書作女何擇吉人

箋曰先審擇

荆官王符說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順天心

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

何敬非刑

故國家存亡治亂在明選而已

作非其刑墨

何度非及

子引非作不

司馬釋度爲居及爲

宜與馬曰度造謀也

箋曰言雖別立法度何不及于堯時蓋堯以苗民方頑故不廢肉刑之法而以畫象代之別增贖鞭扑流宥爲九等今直除肉刑用金贖則唯有四等刑以世輕重也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此也墨子說能擇人而兩造具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造又作遭 箋曰造讀爲曹獄兩曹在廷東一不具則不聽師士師也五辭罪入五司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司刑者小犯亦不聽釋孚爲信 箋曰簡刑書也所告罪名信合于刑書則正以其罪禮記注簡誠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箋曰不簡謂不用舊法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箋曰不服謂訟者堅以爲故出人罪則並訟刑官也

五過之疵

箋曰疵者下謗其上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

求

求從馬東晉本作來

馬曰求有求請賕

及故爲矯異內有內援貨以賄求以情官其

獄則有故反內獄則有行賄及求請者其

罪惟鈞其審克之

克漢元帝引作核

司馬

鈞其過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

等箋曰五罰唯故出耳故入則苗民虐威

麗刑非此用輕典所有審劾之五刑之疑有

者五過當別議不在此制內也

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

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箋曰上審劾恐其縱此審劾則更寬矣簡

孚有眾惟緇有稽

緇從說文引司馬作訊東晉本作貌

箋曰言疑赦

之意也緇緇也緇從自聲故書或爲訊刑書信其罪又與眾共之以三刺訊而考之無

簡不聽具嚴天威

司馬聽爲擬具作共 箋 日記曰有指無簡不聽謂

三刺之後眾以爲不合刑書則不聽治其罪明一人不能妄指人當共嚴憚天之威命慎

刑墨辟疑赦

司馬墨作黥夏侯歐陽辟作罰大傳曰非所事而事之出入

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 箋曰 辟法也墨當爲罰周讀如墨漢讀如黥殷以

前亦謂爲黥也疑者

其罰百錕

錕從大傳司馬漢書作選

昔罰今直赦之而已 夏侯歐陽作率古尚書作鍤馬同 大傳曰 禹之君民也罰不及鍤而天下治一鍤六兩

馬曰鍔銘也銘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鍔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近是鄭曰鍔六兩也箋曰此正于昔之墨刑而今不簡之但罰之也改刑用罰者刑既不足懲徒爲殘刻今以閱實其罪箋曰罰困之亦猶有畫象之意也容其罪不肉刑實其罪不赦而罰劓辟疑赦大傳曰觸易君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箋曰凡云其罰辟前代之法夏侯歐陽皆書辟爲罰其罰惟倍司馬云其罰倍灑馬曰閱實其罪劓辟倍二百爲四百鍔也疑赦劓從鄭大傳作劓漢書同司馬作劓元命包白虎通同玉篇引作跽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劓其罰倍差馬曰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

凡五百二十三分之一也箋閱實其罪

日司馬貞說倍差三百卅

鑊二兩

其罰五百鑊

宮辟疑赦

大傳曰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

其罰五百鑊

司馬本

又作六閱實其罪大辟疑赦

大傳曰降畔賊劫略攬橋度

者其刑死

箋曰記曰死罪曰在大辟凡大辟謂陷大法耳非親殺

孔子曰五刑之罪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然

則殺人以上之罪不在此大辟別有條律若

今律十

其罰干鑊

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鑊

箋曰凡

惡矣

罰者出金金則銅也大傳注言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以金爲鐵

閱實其罪

墨罰之屬干

箋曰增于

則罰之屬干

箋曰亦

荆罰之屬五百

箋曰周初荆爲別以斷宮罰指代饋鄰也其屬數同

之屬三百

箋曰減于周初二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箋曰

減于周初三百凡周初輕刑少重刑多所謂刑治國用重典今仍改從夏制

五

之屬三千

大傳曰此皆夏制箋曰周初五刑之屬二千五百

上下

罪無僭亂辭

箋曰上下謂擬其罪等若論有嚴最也比者已行故事也

獄既三刺又必察大小之比所謂律無專

者故戒其生僭亂僭不信也亂不可理詰也

辭訟者之詞也必

依其首實之詞

勿用不行

箋曰不行者唯先世之舊典

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上服

劉愷引適作挾

箋曰適當也輕重謂

用輕典用重典之世也上罪當輕若康

誥般人有下

罰當重懼及善人似非輕重諸

劉愷說爲以輕從重懼及善人似非輕重諸

大傳曰子曰吳越之

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俗男女同川而浴其

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

男女不同橈枷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

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

不輕犯

箋曰此明已改制之爲權也穆王

時天下已亂上失其道不可仍用治國重典

乃改從輕所謂世輕也其後不能遵至于厲

宣皆尚嚴猛宗周遂亡荀子云治則刑重惟

亂則刑輕

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

齊非齊

箋曰荀子說云先王制禮義有倫有

要

箋曰要受獄成之簿也獄情不齊罰懲非

死

箋曰罰五罰也懲止也非罪也人極于病

害言不徒肉刑爲病金贖亦爲病甚戒折獄

之詞箋曰王應麟說漢儒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也箋曰良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大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

其情或從其詞箋曰在存也差不相值也

刑可省獄不可不聽者治民專在獄也小民

其辭則差于情故有非從以察者有從以察

者徐幹說賞罰不可以疏數重輕
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
哀矜哲獄

矜哲從大傳東晉本作敬折
大傳日子日

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有老幼不

肖無告有過必赦小辜勿增大辜勿累老幼

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

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

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甯失有辜與其

增有辜甯失過以有赦又日子日聽訟雖得

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

續也書曰明啟刑書胥占
箋曰占視也
咸庶中正

哀矜哲獄
明啟刑書胥占
視也
占
咸庶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箋曰言折獄當明有獄
依據與法官共効之

成而孚輸而孚
箋曰輸不成也春秋傳曰輸
平者何敗其成也孚信也成

成而孚輸而孚
平者何敗其成也春秋傳曰輸
平者何敗其成也

成而孚輸而孚
平者何敗其成也春秋傳曰輸
平者何敗其成也

獄當以信服眾不成獄亦當以信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

大傳曰小罪勿兼又曰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

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箋曰備具也有讀爲又并合也上具者如當宮又當大辟則唯論大辟不論宮也又并

兩刑者宜并書其兩刑之罪恐人疑小犯不科也王曰烏呼敬之哉

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箋曰官伯刑官之族同姓姓異姓朕敬

于刑有德惟刑

箋曰刑法也法三后之德也

今天相民作

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言天心仁愛

箋曰民當爲人配對人天子作對于下亦

宜仁明清于單辭箋曰李賢說單辭偏聽無證據也民之亂

罔不中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

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

必畏畏思義箋曰亂所謂亂辭也民以辭

亂上聽無不中以聽之言單辭不可先入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箋曰私

私也今語猶然待兩辭而聽又無獄貨非寶

或一人私聽言當與眾共之也

惟府辜功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

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也貪人之寶受人

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箋曰府藏財

貨之地辜讀爲沽字亦作苦賸周官受苦功
粗惡物獄贖以金非寶實沽以金之用粗也
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箋曰言所以必罰金者
報其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箋曰斷獄必中之
愆尤命於天人乃察其命
令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箋曰
也所謂人極極鞠也庶民惟以訟爲令政若但
以天罰爲省刑苟務息訟不能極獄則無政
令之可言矣王曰烏呼嗣孫今往箋曰此詰
言矣王曰王曰烏呼嗣孫今往後王修法何監
非德箋曰監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
刑箋曰哲折也古之字從心爲愆智從口爲
斷折立五刑以浚民之罪王者折人惟有

刑耳不無疆之詞屬于五極箋曰獄詞無窮待德也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箋曰慶諸侯慶賜之鞫也監于茲詳刑之長王朝大司寇也諸侯咸取中焉

甫刑第廿七

尙書廿七

文侯之命弟廿八 周書十九 尙書卷廿八

王氏集注并箋

文侯之命

箋曰世家云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

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圭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劉向云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般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王若曰父義和

義一作誼 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曰義讀

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箋曰晉文
公以小侯朝王遽授方伯故專曰父父字也
春秋傳襄邾子曰儀父父卽甫也男子之美
稱也大國同姓曰伯父惟五官之長稱之九
州之牧則曰叔父然則小國當進者稱甫不
配字者對他言則曰某甫命其人不須加
字也重耳首合諸侯躬至王所前例所無義
和者二伯之稱也義爲東伯和爲西伯義儀
擬古今字也命之爲西伯擬於和伯之職蓋
未受九命先受九錫以其小侯不可驟進爵
無妨卽授職故曰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箋曰
擬和猶今署任矣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司馬升作登
以協諸侯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昭魏石經作
邵 馬曰昭明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上謂天下謂人

東晉本武作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

王此從司馬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功也

箋

粵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箋曰先祖卽先正也以文武時晉未

爲伯故烏呼閔予小子嗣

閔嗣魏石經作愍祠造天不

愆箋曰造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箋

難爲純純屯也

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

躬東晉本作俊在厥服此從漢書引

箋曰

伯富辰皆死狄難故不克耆壽

予則罔克曰

咎由王躬自啟

戎禍引咎自責

予則罔克曰

咎由王躬自啟

周書卷九文侯之命

二

惟祖惟父

箋曰克堪曰于也王不其伊恤朕

躬

箋曰伊誰恤憂

烏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位

司馬釋績爲繼

箋曰有又

父義和箋曰

之爲西

女克紹乃顯祖

魏石經紹作昭下同

伯也

女肇刑文武

箋曰肇謀刑法也

謂文侯仇也

女肇刑文武

二伯總天下故以

諸侯而當

用會紹乃辟

箋曰會台紹繼也乃

合諸侯勤王定霸也

周東遷依晉鄭蓋晉爲

追孝于前文人

箋曰前文人開國君孝效也

追孝于前文人

追效於晉始封之君謂法唐

叔也詩曰女多箋曰戰修扞我于艱若女子

告于文人嘉扞說文引作敦王曰父義和

其歸視爾師箋曰此三辭後從命而

日視爾師觀禮曰伯用資爾拒鬯一肉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箋曰拒鬯

酒賜之也凡賜鬯但賜圭瓚加禮則以作成

者賜之肉中尊以在道故不用大尊馬四匹

者於乘馬之外別賜馬可單騎者爲田獵軍

陳之用故曰四匹不曰一乘也路車乘馬來

朝例予者盧左傳作旅司馬法云天子彫弓

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含文嘉說九賜

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魏石經作東鄭曰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及鄙由近以及遠也箋曰簡閱也恤慎也都王子弟所封大邑晉始爲王官後乃封國故本其親意言之閭

慎之者謂詰問戎兵也

文侯之命弟廿八

尚書廿八

秦誓第廿九

周書二十

尙書卷廿九

王氏集注并箋

秦誓

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

王官及郃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云云箋曰序言敗績還歸作誓非誓軍士也若誓軍工不得言不欲武夫兵端旣開敗而遽止則無以立國雖蹇叔亦必謀戰勝也勝而不喜追悔前事故

告國人兼告子孫

公曰嗟我士

司馬作嗟士卒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

鄭曰誓其羣

之箋曰白虎通說伯子男聽無譁予誓告

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

箋曰訖止自始也訖

始也自猶終

若是多盤

箋曰若順也盤古文彥字下云人之彥聖彥一作盤

古今異文未改一耳人終始當

責人斯無難

順此多彥以明始事當謀賢人

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

箋曰如流言易行也詩曰巧言

是則難哉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克已不易也箋曰逾越也邁行也員讀爲爰已敗而求勝不勝則不可爲國故憂深恐無日雪此恥惟

懼歲月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引作

不長也

來就

惓惓

箋曰古讀爲故故始也惓毒也

始之謀人

塞叔百里子也罷兵之謀旣不可

用以未就成我

惟

今

之

謀

人

姑

將

以

爲

親

箋曰

毒晉之志也

惟

今

之

謀

人

姑

將

以

爲

親

箋曰

將帥也今之謀人

三帥

諸將

也姑

雖

則

員

然

用

爲

將

而益親之

以能報晉也

雖

則

員

然

用

爲

將

而益親之

以能報晉也

雖

則

尙猷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

司馬說古之人謀

黃髮

番番

則無所

過

言

初

不至

敗後

何用勝故

一無所愆

番番

番番

勇也

旅

力

既愆

我尙

有之

衆也

愆過也

凡衆

力之事皆已過時

不可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也有親也

訖訖

勇夫

射御

不違

用尙

庶幾

我尙不欲

訖從馬東晉本作乞 馬曰訖訖

字勇壯也欲讀爲猷謀也詩惟截截善諷言

匪棘其欲記引作匪革其猶

截諷春秋傳作諷諄

薄之貌諄猶撰也說文引𦵏𦵏巧言又引截

截善諷言諷便巧言俾君子易忘我皇多有

也王逸引諷諷諄言

之急從春秋傳引東晉本作辭

之用杞子之徒也皇況也有親也聞其辭言

使君子心猶輕易怠慢昧昧我思之

我況可多親愛之乎

沒也沒如有一介臣

馬曰一介耿介斷斷猗

說文引猗猗禮記引猗作兮無他技

箋曰何休云斷斷猶專也

奇巧異端也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鄭曰休休寬容也 箋曰

如讀若而而能也 春秋傳作能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箋曰此釋

上能容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是能容之

彥禮記注云一作盤是禮記作寔 箋曰彥美也聖獻也美言可獻

者若己口所自出乃爲能容

以保我子孫

箋曰賢者可遺子孫之安 黎

民亦職有利哉

亦職禮記引尙亦王充引作亦尙 箋曰黎齊也職主也

齊民亦主有利言蒙賢者之福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禮記作

媚媚如也 箋曰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箋曰不用賢則國危亡也

黎民亦曰

殆哉邦之阸隍曰由一人

箋曰說文阸石山戴土也隍危也班

固曰不安也隍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箋曰

榮樂懷安也

秦誓弟廿九

尙書廿九

序弟卅

尙書卷卅

王氏集注并箋

書序

司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

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曰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曰書序孔子所作箋曰序凡六十七當分爲三篇

虞夏書

鄭曰二十篇箋曰十九篇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

聰明文

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

箋曰光充宅度也將巡守徧度天下故以

老而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皆在

堯舜側微箋曰微匿也貴堯聞之聰明日

聰明虞廷二官名也堯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遠曰聰近日明聞之聰明得其狀於聰明

也將使嗣位歷試諸難鄭曰入麓伐木箋

地國大作舜典鄭曰舜帝釐下土馬曰釐賜也理也

方設居方箋曰每四方設四岳是堯制也帝

別生分類箋曰益種藝作汨作九共九篇馬

共法也鄭曰汨作九共已逸橐飫鄭曰橐飫亡舉陶矢厥謨禹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

鄭曰大禹謨已逸

箋曰序先言皋陶矢厥謨今書載皋陶立九

科禹昌言孳孳戒帝之事似本無大禹謨也

大禹皋陶謨亦猶榮伯肅愼命

棄稷鄭曰棄

鄭云見大禹逸篇所未審也

其肥磽之所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

鄭曰任土謂定

貢箋曰禹所自作故不云作禹貢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

甘誓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雒汭

馬曰須止也鄭

曰避亂于洛汭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

須雒汭是謂五觀

楚語啟有五觀

作五子之觀

鄭曰五子之

歌已逸

箋曰章

昭云觀地卽雒納義和涵淫廢時亂日肩往

征之作肩征

鄭曰允臣名

商書

鄭曰四十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本紀契子昭明子相土

振子微子報丁子報乙子報丙湯始居亳從

先王居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

日先王元王契也

作帝誥

司馬一作告釐沃

蓋湯立後所追王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

司馬無釐沃

鄭

日帝誥釐沃亡

征之作湯征

鄭曰湯征亡趙岐云葛嬴姓之國

箋曰

伊尹去薄

適夏既醜有夏

箋曰去國曰醜詩曰無我讎兮

復歸于薄入

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

司馬方作房

作女鳩女方

鄭曰女鳩女方亡女方五篇舊以爲夏

箋曰自帝誥至湯既勝

夏欲遷其社不可

鄭曰犧牲既成桀盛既累祭祀以其時而旱暵水溢

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

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 箋曰

因旱而遷不必言勝夏蓋立社始夏至是始有亡國之社欲遷之者社在帝都當遷之于薄也不可者地無不在不同於宗廟也於是

屋之而制禮典因

作夏社

司馬夏社在典寶後鄭曰夏社亡

疑至臣扈

司馬無疑至臣扈馬曰疑至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

自明也鄭曰疑至臣扈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陟陟陟省文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鄭曰鳴條南夷地名

作湯誓湯歸

自夏至于大垆

司馬大垆作秦卷又作洞

中虺作

誥

司馬虺作噩荀子作藪鄭曰中虺之誥亡

湯既黜夏命復歸

于薄作湯誥

鄭曰湯誥已逸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曰咸有

一德已逸

咎單作明居

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民之法鄭曰咎單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

司馬艘作嬰鄭曰伊訓

日載乎在亳又日征是三艘

日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艘亭 箋 俘厥寶玉

義伯中伯

義中從司馬班固同東晉本作誼仲

作典寶鄭曰典寶已逸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鄭曰伊訓逸 肆

命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肆命逸

徂后

鄭曰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徂

后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箋曰大康地記尸鄉有亳

版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

三年復歸于薄思庸

箋曰思詞也庸功也

伊尹作大甲三篇

鄭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大甲三篇亡 沃丁

既葬伊尹于薄

箋曰伊尹冥之後故葬于先王之墓

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

本紀大甲子沃丁鄭曰沃丁亡

伊陟相大戊

本紀大庚子大戊馬曰大戊大甲子

薄有祥

箋曰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並以爲湯

時云祥者

桑穀共生于朝

鄭曰兩手搯之曰拱箋曰共生若

福之先

連伊陟贊于巫咸

馬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理伊陟贊于巫咸神巫也鄭曰巫咸治王家

箋曰贊進

作咸又四篇

司馬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馬曰又

也薦于王

大戊

從司馬補鄭無此篇

贊于伊陟

又四篇亡

司馬云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

作伊陟

鄭曰

弗臣

箋曰贊薦之欲禪以位

亡原命

司馬云伊陟讓作原命馬曰原臣名

原命已逸

箋曰蓋伊陟復薦

仲丁遷于囂

司馬云大戊子仲丁囂作

仲丁遷于囂

丁鄭曰仲

河亶甲居相

司馬云大戊子河亶

縣屬沛郡括地志內黃縣東南三

作河亶甲

鄭曰河

祖乙

圮于耿

司馬云遷于邢馬曰圮

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

徙也箋曰自仲丁至祖乙計其年不滿百

而國三徙勞費大矣殷人以遷都爲富民之計若國圯于水則耿不如相也耿舊說在皮

氏去相幾二千里段玉裁以耿一作邢邢當
爲邢邢鄭地近之矣相無水患隄邢俱近河
然則遷耿所以治河與治河作祖乙鄭曰錄
而圯必有經畫非但修德也
善其國圯毀改政
而不徙祖乙亡
遷囂河亶甲三遷相祖乙將治亳殷束皙引
四遷耿則殷庚五遷于殷
中尙書治亳作始宅鄭曰治于亳
之殷地商家自徙此而改號曰殷
怨鄭曰民居耿久奢作殷庚三篇高宗夢得
說司馬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箋曰
說說蓋高宗舊勞于外之故人卽位求之不
得說已庸築于虞山矣
夢見其地依而求得之使百工營求諸野曰

夢其在版築故得諸傅巖司馬巖作險馬曰

使百工營求之高宗始命說爲傅

氏鄭山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

箋曰墨子云傳說居北海之州水經注傳說

隱室俗名之爲聖人窟東北十作說命三篇

餘里卽顛軫阪今平陸縣地

說禮記引作兌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鄭曰說命三篇亡

耳而雉班固引飛升作蜚登鄭曰鼎三公

象也又用耳行雉升耳鼎而鳴象視

不明天意若云當任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

三公之謀以爲政

日高宗之訓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

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

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
朝者六國鄭曰高宗之訓亡箋曰殷始咎
高宗感雉雛而問祥桑穀災異之事
周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
惡之拘于羑里箋曰咎責也文王免羑里
之囚知紂不可事乃受命稱王殷猶以西伯
禮待之故責問其擅兵
周人乘耆鄭曰乘勝
不朝也是時受命四年
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耆明年
伐崇箋曰乘者起兵隨使者以出也周見
咎不可自明其不朝既禮使祖伊恐奔告于
者隨伐紂畿內以示不臣紂
受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
受也鄭曰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

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作西伯伐者

殷既錯天命

馬曰錯廢也

微子

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

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

作誥父師少師

周書

鄭曰周書冊篇

惟十有一年

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

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

司馬云十作

大誓三篇

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

得此漢時僞書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

干從司馬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

與受戰于垺野

鄭曰

紂南郊地名

作垺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

狩從司馬東晉

本作罍非

箋曰狩巡守也以伐

識其政事

作武成

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

武王勝殷般

受立武庚

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

爲殷後使管叔蔡叔武庚監之是爲三監

以箕子歸

箋曰以歸者

箕子在囚

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

箋曰

聲義同

班宗彝

班又作般

鄭曰宗彝宗廟

或通用

班宗彝

尊也作分器

著王之命及所

受物

作分器

鄭曰分器亡

西旅獻豪

豪从馬鄭作樊馬曰豪西豪

也

大保作旅樊

鄭曰樊讀若豪西戎無召名強大有政者爲西豪國人建

其酋豪之長來獻見于周旅樊已逸箋曰

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

能達巢伯來朝鄭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

克商慕義而來朝周箋曰韋昭

云廬江居巢巢伯之國今巢縣芮伯作旅

巢命鄭曰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旅巢命亡箋曰芮伯主之故傳王命武王

有疾不豫不豫從馬本東晉本無箋曰不豫蓋言不豫備謂無太子也許慎

以爲不喜未嘗周公作金滕大傳金滕武王在大誥後

崩

箋曰管子書武王克殷七年而崩

三監及淮夷叛

鄭曰三監管叔

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讓

箋曰三監管蔡武庚也初流言閒周公相讓周公公去遂又以復殷爲名而叛

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

鄭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

矣黜貶退也

箋曰周公還朝興師伐叛不可仍受命于二公故遂攝王此云相成王者

史臣以攝王事故入成王編

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殷武

庚

鄭曰黜殷命謂殷武庚也箋曰黜殷命殺祿父也始封祿父居殷故都守先王之

宗廟今仍黜之命微子啟代殷後鄭曰微子

以殷爲王官地也殷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

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箋曰先命微子領

殷宗室居宋爲殷別作微子之命鄭曰微子

子之宗今乃進爲公唐公得禾司馬云得嘉異母

唐叔箋曰左傳云唐弟得禾穀今之小米異母

同穎母從司馬東晉本作敏大傳曰成王

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貢諸成王鄭曰獻

三苗同爲一穗箋曰母本也連理禾也獻

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司馬云歸于

唐叔受封在歸政後東作歸禾司馬歸作餽

蓋成周也敬而歸美焉鄭曰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

鄭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

旅天子之命

司馬旅爲魯

大傳曰王召周公而問公曰

三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

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常氏重譯

來朝 箋曰旅臚也蓋傳言以命越常作嘉

禾 鄭曰嘉禾亡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鄭曰言伐管叔者爲因其

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

以殷餘民封康

箋曰本無霍叔無可言也

叔 鄭曰康叔爲號謚初封于衛至子孫而并

歌爲鄘後立王 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在豐

城乃徙于衛

欲宅雒邑

鄭曰欲宅土中建王國 箋曰成王避周公居豐欲度雒邑爲周公

退老

使召公先相宅

鄭曰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

之地

往也

箋曰召誥召公傳王親政雷周公之意今此以相宅爲重者本王意欲中分封周

公作召誥

箋曰不曰召公作誥者王謙讓之意在相宅史主記其事

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大平而此邑成乃名

曰成周也

箋曰周公復讓以新邑爲王城而已居成周成周前四年所營作

使來

告卜作雒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箋曰經云遷居西爾

則遷之

周公以王命告

東晉本告作誥此從司馬作多士

鄭曰此皆土也周謂之民民者無知之稱

周公作毋佚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

馬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曰師

箋曰師氏保氏掌教國之職聖賢兼此官

馬曰

子成王幼故周召兼之

相成王爲左右

馬曰

爲二伯東爲

召公不說

馬曰召公以周公既

左西爲右

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

寵也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

故不說

箋曰召公以周公攝王伐叛後仍

不就臣位則國有長君已不宜仍爲保故不

說求去聞周公誥而

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

悟後作召誥述其言

淮夷遂踐奄

司馬踐作殘

大傳曰踐之者

藉其宮鄭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

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

未聞踐讀曰剪剪滅也凡此伐諸叛國作成

皆周公謀之

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作成

王政

鄭曰成大傳東晉本作征

馬曰政正也

所追題蓋周

公以王命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告奄民故編

次于此也

馬

君子薄姑

曰薄姑司馬馬同東晉本作蒲

馬

君佞人不可

復故欲徙之

齊地使報于大

國箋曰薄姑

奄君氏將脅持也薄姑宗眾

大

疆盛周公以

師脅遷之呂氏春秋云遂

周公

之至于江南

其故地則齊魯分有之云

周

告召公

箋曰告召公者周公

作將薄姑鄭曰

姑

遠涉江海令備京師

將薄

亡成王歸自

奄箋曰成王不躬伐奄也經云

諸

成王皆後人所加

在宗周

箋曰宗周對成周言之

誥庶邦作多

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司馬黜作細滅作襲

還歸在

豐

箋曰就文王廟周公攝王

作周官

司馬云周之官位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

官鄭曰周官亡

箋曰

周公作立政

箋曰還政後告

使周官治商奄故地也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

東晉本

公書終此

息慎北夷也鄭曰

王辨榮伯

司馬辨

息慎或謂之肅慎

東北夷

王辨榮伯

作賜東

作賄

晉本作俾此從馬

馬曰榮伯周同姓

作賄

箋曰凡

周公

息慎之命

鄭曰息慎之命亡

聘禮有贈賄記曰在聘而賄

周公

在豐

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成周遠京師故居豐豐所生長之地

箋曰

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

箋曰此未發金滕以前故

令從文王葬用諸侯禮也其後別爲周公營居中墓如天子

告周公作毫

姑鄭曰毫姑亡

箋曰名取毫姑者蓋記周公踐奄封魯之事或者依伊尹于毫之禮

姑讀爲故周公既沒命君陳

箋曰禮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之弟

分正東郊

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

郊也半遠郊

成周

箋曰此言成周卽東郊也經師注誤入正文

作君陳

鄭曰君陳亡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

王作顧命

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

成王

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司馬

云作康誥

箋曰尸天子者代成王禮太子

若太子爲尸者

然今康王之誥在顧命篇伏

生分爲二則存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

箋曰畢

書二十九篇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

悉也悉

分殷民

里成周郊

箋曰里謂設鄰里鄧鄙縣

之故居

里成周郊

五長治殷民如周民也至

是始罷

作畢命

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

阪尹矣

作畢命

之事不與此序相應畢命亡

箋曰蓋冊

穆王命君牙

牙禮記引作雅

霍侯使分之

穆王命君牙

司馬云康王子昭

王子爲周大司徒

箋曰周大司徒蓋居王城

穆王爲周大司徒

所謂宏父者則霁爲太僕

正亦在鄭曰君作君身鄭曰君穆王命伯東晉本

爲周大僕正作司馬云穆王閔文武之

僕之政作鄭曰蔡仲之命亡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

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仲之命亡蔡叔

也又在此穆王時蓋祭公之後耳左傳引云

王曰胡毋若爾考既不與此相應亦非教孝

義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從

馬亦作柴誓呂命穆王訓夏贖刑箋曰訓順

之作甫刑王錫晉文侯桓鬯圭東晉本作

云馬本無平字錫作賜箋曰王當爲襄作
于上皆著謚此但言王則凡謚皆後加之作
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
東晉本穀作嶠此還歸作秦誓司馬云三十
從司馬左傳同及歸封穀中尸爲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序第三十

尙書三十